

席慕蓉◎編



遠處的星光

蒙古現代詩選

蒙古現代詩選

席慕蓉 編



遠處的星光

席慕蓉◎編



遠處的星光

序幕

從年少的時候就喜歡讀詩，又因為自己是蒙古人，所以一遇到描寫塞外的詩句總是特別敏感。

古詩裡，有許多詠邊塞的詩，不過幾乎都是漢人的筆在寫著漢人的心情，一直到有一天，讀到那首「匈奴歌」：

失我焉支山，令我婦女無顏色；

失我祁連山，使我六畜不蕃息。

少年的我，第一次通過漢文的翻譯，才了解到原來在戰爭中，每一個民族其實都有自己的悲苦。

從那個時候開始，我就常常去搜尋探問，還有沒有蒙

古人寫的詩？還有沒有蒙古人自己提筆寫出來的心情？

有一次，一位老師被我問煩了，回了我一句：

「蒙古人怎麼會有詩？騎馬打仗都來不及了，那裡還會寫詩？」

當然，老師只是故意開玩笑而已，因為，他和我都明白，事實並不是這樣的。

他和我都明白，每一個民族都會有詩。

每一個民族都會有詩，也都會有他們喜愛的詩人。

只是，千年的戰亂，使得漢族與蒙古族幾乎一直處在爲了生存而不得不對立的狀態之下，漢人的悲苦還傾訴不盡，如何還會將蒙古人的詩作翻譯過來呢？

所以，在古老的歲月裡，找不到什麼漢譯的蒙古詩文是可以了解的。

可是，到了民國以後，依舊是一片空白。

在我所能讀到的書裡，這方面的資料少之又少，有的也多是一些民歌。而我一直希望能夠讀到蒙古人寫的詩，更希望是現代的蒙古人寫的現代詩。

這樣的渴望幾乎已經變成了一種不可實現的夢想，恍如在夜裡眺望那遠處的星光。

幾十年來，一個不通曉本族語言和文字的蒙古人，一個遠離族群、從來也沒見過故鄉的蒙古人，在有限的資料裡，只能得到一種模糊的概念而已。

在黑暗的夜裡，總忍不住要仰望星空，心中充滿了渴望，渴望能夠親近那些星光，那些對我來說，是怎樣遙遠而又極不可解的光芒！

所以，當我終於如願以償，開始接觸到他們的作品的時候，真是一種無法形容的狂喜。

這一切都要感謝尼瑪。

感謝我的朋友尼瑪，去年夏天，他不但陪我回到家鄉，並且，這一年來，也陸續寄給我許多蒙古詩人的作品，讓我的心靈也回歸到自己本族的草原上。

真是一片開滿了花朵的大草原啊！

這一年來，我一直在讀他們的作品，心中又驚又喜，原來真有這樣一塊土地！真有這樣一處家鄉！真有這樣一個蒙古！

真有這麼多詩人，在這麼多年裡，一直不斷地在創作！用蒙古文字寫出來的詩句，原來一直在這個民族之間流傳，當然，我更要感謝許多有心人，把它們翻成漢文。感謝這些譯詩的人，讓不同的民族，可以走進彼此的
心中。

民族與民族之間，要互相了解，最直接也最真誠的途徑，就是去讀彼此的詩，讓心與心之間可以搭起一座橋。

一首一首地讀下去，我幾乎是迫不及待地在吸收著一切，像乾涸的土地在吸收著春天的雨水一樣，讀完之後，我又迫不及待地想要把它們編選成一本書，給我身邊的漢族朋友。

一直高懸在遠處的星光如今近在咫尺，明亮而又熾熱，這些詩裡深藏著蒙古民族的渴望與夢想，親愛的朋友，請你來讀它。

在呈獻出這一本詩選的同時，我也要向各位說明，在這本書裡的二十位詩人，並不能包括所有蒙古族的優秀現代詩人。第一是因為篇幅的限制，第二是因為我手邊的資料依舊不夠完備，有許多詩還沒有讀，所以只能算作是一部分的面貌，這是我一定要先向各位致歉的。

不過，這只是個開始，我想大家也會原諒我，前面的

路還很長，請容我慢慢地走下去。

在大陸內蒙古自治區內，因為歷史環境和生活經歷的不同，就算是蒙古人，也有只能用漢文創作的，當然這只佔少數，百分之八十的蒙古作家都是用蒙文創作，其中也有兼用兩種文字的作家。

在這本書裡，比較偏重介紹用蒙文創作的詩人和他們的作品，所以，都需要從蒙文譯成漢文。詩在翻譯了一次之後，最先失去的，就是那種獨特的音律和韻味，好在許多譯者都是老手，也還能替我們留住一些美好的感覺，然而我仍然要請求各位揣想，揣想當這些文字用蒙古人特有的音韻寫出來的時候，該是一番怎樣動人的光景！

所以，也因為如此，有些原該是美麗自然的詩篇，却被過於造作的譯筆折損了光彩，沒有辦法選進來，實在是件非常可惜的事。

在這本書裡，二十位詩人依著長幼的順序排了下來，最前面的兩位都已逝去，但是他們留下來的詩句，依然在草原上傳誦，那種徐緩悠揚像牧歌一樣的調子依然深得牧民的喜愛。所以，納·賽音朝克圖被封為「牧民詩人」，而其木德道爾吉被譽為詩中「散發著牛奶香」，有著草原傳統風格。

在其後的十八位詩人，最年長的是一九二八年出生的巴·布林貝赫，最年輕的是一九六三年出生的敖·潮洛濛，三十五年的時光裡有著很鮮明的變化；在這些詩人的作品中，我們除了可以感覺到他們個人獨特的風格之外，更能夠領會到一個民族在許多得與失的矛盾中掙扎，巴·布林貝赫在「故鄉的懷念」中寫那條小路，充滿了困苦童年渴望求知的那種急迫與疼痛：

彎曲的小路或許是青草雜蕪，

但它畢竟是我一生中第一段路途。

「阿俄乙」的學習雖然半途而廢，

但我畢竟嚐到了窮人讀書難的苦處

兩鬢之間不知不覺染上了白霜，

以往的事情夢一樣漸漸模糊。

但是那一條赤腳跑過的小路呀，

在我的心坎裡永遠記得那樣清楚。

而在年輕的詩人康健（一九五九年生）的詩裡，却是另外一種無奈；他在用了許多篇幅描寫那一種從天地初開的「頂天立地的輝煌勁射」之後：

不知過了多少年的一個黎明 一個老騎手的
孫子在綠草原上檢到了一支刻滿咒符的箭翎
當他坐到高等學府將咒符破譯後他哭了
那箭翎上刻的是三個字——

蒙古族

有許多線索是逐漸湮滅的，詩人的心裡非常清楚，不管是人爲的還是自然的影響，都在逐漸使我們遠離那些曾經是那樣美好的事物。所以，勒·敖斯爾要說：

爲了牧馬人的名譽

不被山野的塵埃纏裹

爲了生活的給予

不被人間的紅塵湮沒

從馬背上撫摸山的脊背

唱著「雲青馬」——父親教我的歌

這位一九四一年出生的中年詩人，對於民族的傳承付出心力，父親教唱的歌，他也轉教給自己的下一代；這本詩選裡最年輕的詩人敖·潮洛濛，就是他的孩子，繼續唱著「雲青馬」——父親教他的歌。

哈·丹碧札拉桑和巴·敖斯爾的作品，有著「詩經」裡才有的那種真摯和純樸；後者的那首「美麗的姑娘」色彩鮮明，熱烈的青春令人忍不住要載歌載舞，好像在詩句裡都可以聽到花開的聲音。

查干的詩，是草原上的雲，在溫潤的調子裡藏著安靜的哲思。

尼瑪和納·松迪的畫面，顏色更加深沉，「在歲月的轉

隙中」和「草原路」上，兩位詩人的吶喊幾乎是無聲的，却令人淚下。

哈斯烏拉、齊·莫爾根、佐娜和滿吉拉，都善於運用譬喻，寫出了草原上許多不同的面貌。

阿爾泰更是在詩的草原上馳騁自如，他的「無題」只有短短四行：

無虎無鹿的山一般不易叫醒，

因為連它的夢都會睡得昏昏沉沉。

有虎有鹿的山不會輕易打盹，

因為它的砂礫都能時刻保持清醒。

我把這首詩讀給朋友們聽的時候，每個人都不自覺地會驚嘆起來，唉呀！這真是一種完全不同的聲音啊！也只

有像蒙古這樣的民族，才會孕育出這樣的詩人來吧！

是的，每個民族都有她與眾不同的聲音，也有她自己才能深刻地感覺到的驕傲與痛苦。白濤、白·呼和牧奇、傲·賽音朝克圖、波·寶音賀希格這幾位年輕詩人的作品裡，充滿了矛盾與衝突，蒙古民族的遭遇在詩中欲隱復現，使詩的力量如弓弦又如箭矢，充滿了張力，也充滿了不安。

白濤說：

我是不準備退到什麼地方去了

儘管身後的草原無限遼闊

扔掉乾涸的酒碗

以我的寬厚走向你，進入你

並佔有你

白·呼和牧奇說：

風在說——

給你放牧一群狼

再讓羊來追捕

看皮鞭怎麼撒謊

波·寶音賀希格說：也許——

屬於你的那些

原先也許是屬於我的

是的，「有時，黃昏也許就是黎明」，在無論多麼黯淡的時刻裡，還要堅持信心。

遼闊的高原上還有多少嘹亮的聲音，一代一代地堅持下來，此呼彼應。

也許，總有夢想成真的一日吧？

這本小小的詩選，只是小小的一步，前面的路無限漫長；可是，在這一刻，我多希望有人能駐足聆聽，聆聽一個民族心裡的聲音。

請讓我們在心與心之間搭起橋樑，請讓這世間不再有誤解與偏見、不再有仇恨與爭戰，讓我們待人如己，讓我們確信——

每一個民族心裡都有詩。

每一首詩都是穹蒼上的一顆星光。

只要你肯讀它，再遠的星光也會向你靠近，熾熱而又明亮，在閃爍間努力向你傳遞，有關於這個世界的一切又

一切的訊息。

如果民族與民族之間肯去互相了解，也許，夢想也總會有成真的一日吧？